

Comment by cchsiao:

事實上從大學慢慢唸到現在博士班
愈來愈覺得學術界也不像人待的地方
本文說到的一個重點是助理教授被壓榨的問題
事實上我覺得總結就是「以研究成果來斷定一個老師是否適任這件事實在是太過武斷」
以我在臺大數學待了這麼長一段時間的感覺
那些研究很傑出的老師（至少抬面上得獎啦… 例如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之類的）
事實上教學都很… sloppy
教學好的老師反倒是很少聽到會得獎…
也許這是數學界（或說是臺大數學系）很特殊的狀況吧！
說實在… 我有自信我現在去教書可以教的比很多抬面上的老師好
但是做研究這種事本來就是風險很高的事
像我來這裡第一個研究的東西就是別人卅年沒做出來的問題
我和我老闆撐了一年半之後也放棄了
還好我老闆還有跟別人合作別的問題
不然這一年半沒出任何研究的成果就要說我老闆很差勁不適任嗎？
但是事實上我老闆可是個很厲害的角色
至少我比起他算是遜多了…
當然… 我老闆也說過一句話
真的有在做研究的人會比較清楚該教些什麼東西給學生
我也認同這點
但是這不表示這就是要用發表的論文數的多寡去評斷一個老師是否有在做研究
只是這樣又會說到要如何去評斷一個老師是否真的能做研究…
這是另一個問題我暫且不談

現在臺灣的高等教育界開始走向了比較分工的情況
有開始想區分研究型與教學型大學
可是很明顯地大家（至少國立大學）一窩蜂地想搶著當研究型大學
問題是真的需要這麼多研究的人嗎？
我老闆常常跟我說
美國的數學研究所裡面充斥著許多能力很差的研究生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數學教學的需求一直是遠多於研究的需求
所以為了能滿足這個教學的需求
只好汗牛充棟（成語有沒有用錯呀？）地給那些事實上完全沒研究能力的研究生
學位然後去教書
而像文學院之類的科系

據說在發表論文的難度上跟純理學院（做理論的… 實驗方面的我暫且不談…）
比並不會差太多
只有像工學院或管理學院這種能跟業界合作的才可能拼命發表論文
在最近申請學校一則獎學金時鬧的笑話是
因為這則獎學金的名字叫博士論文獎學金（dissertation fellowship）
就是只有即將博士最後一年的學生才能申請的獎學金
但是全校只有四個名額
然後數學系的人都笑著說
這種獎學金數學系的人去申請鐵死的
怎麼跟工學院那群動不動就十幾篇論文的學生拼論文獎學金

講了這麼多
說實在也只是覺得唸了半輩子書
結果真的有了一技之長之後最後還是被人糟蹋還真是很無奈
至於學術界裡面政治、派系那些問題我並不想觸及
畢竟那些真的是各行各業都有
只是學術界裡面那年輕的人在升等的壓力下還得承受派系鬥爭之苦
就真的不是那些只要安份守己就能保住工作飯碗的人能想像的了…

感想太多
等有機會再好好發表
有任何想法歡迎交流
以上

=====

天下雜誌 3 月 1 日出刊
學術壓榨 -- 兩萬名教授長工的故事

作者：李雪莉

凌晨三點，一位國立大學助教授與中研院副研究員兩位好友不約而同地掛在網上；為了趕研究論文進度，只能趁著安靜的深夜加工。

這位助教授一早九點還有課，起了個大早，先是備課，泡了杯即溶咖啡，撐起已熬了兩天夜的身子。上完三小時的課，還來不及吃飯，又匆匆趕去開教學會議。面對無效率、各自表述的話語，才想起前輩提醒她的話，「不要好心參加行政工作，不但累又會莫名

得罪人。」

就這樣，一個會又接著一個會，「處於一種腦死的狀態，」她帶著激動的口吻說。這一天她忙到晚上九點，沒有氣力參加早已報名的舞蹈課，「那夜我在一位老師面前放聲痛哭，」她說，不知道大學老師的生活竟如此慘白。

學術金字塔的底層

「拚研究是為了升等，六年不升，就等著說拜拜，」她苦笑說。

像這位助教授一樣生活灰色的，還有七千五百位，甚至上萬位。

目前全台灣的助理教授約七千五百位，約佔教師人數的三成，若把副教授也算在裡面，則超過七成左右（不包括講師）。

一九九七年，〈大學法〉修訂，台灣學習美國制度，在大學正、副教授下，增設助理教授一職，為的是把關教授品質。

助教授不但是大學殿堂裡壓力最大的階級，授課時數最多，每週要上滿九到十小時（比起正教授的八小時、副教授的九小時還多）。

他們也是學術金字塔裡的底層，像工蟻般得服侍著上頭的蟻后（教授）。

一位私校副教授打趣以「幫派運作」來比喻這新興的階級——「學術長工」、「教授級長工」。

學術巨塔 「包工程、混幫派」

他說，當資源與升等的權力掌握在金字塔上層的正教授手上，副教授或助教授為了往上爬，就必須混進幫派裡玩他們的遊戲。

首先，缺乏支持及地位的助教授與副教授必須依附在知名教授麾下，搶研究、分資源。

以國科會或政府大型研究計劃為例，研究計劃幾乎只有教授級才能接案。

於是，像包工程一樣，教授有合格執照爭取工程，然後發包給中盤商（副教授和助教授像散包）。

這位法律系副教授面不改色地描述學術巨塔裡可能充斥的黑暗；「如果我拿了兩

百萬計劃，給你三萬，你不做，就在系評會、院評會裡說你服務或教學不好，挑剔你；你在服侍我的過程，讓我不舒服，不要想升等時會投你一票，」他，神色鎮定地說。

為了往上爬，這群學術長工要付出的代價不少。

舉凡大量行政工作、大班通識課、大學博覽會等活動，幾乎「自然而然」落到年輕老師身上。

一位副教授情緒激昂地說道，自己的生活像是被「五馬分屍」，除了教學，還被選派參加了校內十多個委員會，為了瑣事疲於奔命。

能力不再是衡量老師表現的關鍵，人際網絡、派系運作、通情達理的技巧，反而舉足輕重。

於是，大多數的學術長工行事低調。有副教授不敢開家裡的百萬名車上班，原因是「怕人眼紅」，也有助教授不敢隨便出書，因為「前面的長輩沒掛掉，敢出書，不要命啦！」

學術長工兢兢業業走學術鋼索，目的就是早點拿到教授資格。

年初，來到位在嘉義民雄的中正大學；歸心似箭的學生讓原本偌大的校園更顯空曠。校園內，只見形單影隻的老師，穿著拖鞋在校園漫步。

抗議升等制度不公

但不久前，百位，約四分之一的中正老師進行網路連署，劃破了長久以來校園裡的寧靜。

網路上，「教師須團結 團結真有力」的大標題表明了教授們內心的不平。主要是抗議學校祭出的不公平升等制度。

在中正大學的教師聘書上，明白寫著「八年條款」。傳播學院副教授羅世宏解釋，就是助教授在「七年內提升等，沒過，第八年要你找工作。」

要在一定時間內升等不是老師們反彈主因，而是升等的標準竟加入「國科會接案量」；在中正大學的升等辦法上頭，明白寫著國科會甲類研究案「一件五分，兩件十分，三件十五分，四件七十分……」。

中正大學校長羅仁權認為，督促老師做研究，是走向國際最好的方式。但老師很不認同。

因為人文社會領域申請研究案的通過率偏低，用同一標準一體適用到全校老師的升等，已逼走不少年輕老師。

不論是哪種計量方式，大學為了追求卓越，用研究量決定老師升等的制度是趨勢，而且已讓助教授和副教授們無不卯足勁拚論文。

權力掌握在金字塔頂端

「惡性循環啦！老師忙，沒時間備課，學校不要求教學品質，只叫年輕人發表文章，」一位六十幾歲的資深教授痛心疾首說道，叫年輕老師如何關心學生和社會的需要？「年輕人被逼得去寫、論、文，」他感嘆。

升等制度，從評鑑方式到過程，掌握在學術金字塔頂端的教授手上，由他們訂定遊戲規則。既有的權力不斷複製，而且更為鞏固。

最近法律界流傳著一位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因為過紅，不但專書熱賣，又活躍參與民間活動，結果，一路上得罪不少人。這位老師的助教授生涯已超過六年，今年還要提升等，面對自己的升等之路不順遂，他無奈地嘆道，「我就是沒人庇蔭，不玩派系，才會這麼慘。」

「早知道玩這種遊戲，不如去當法官或檢察官，薪水是這裡的一倍，」他大嘆口氣，「你永遠不知道升等的路上，有多少人等著宰你。」

學術黃金期被扼殺

歷史上，教授的黃金年華是在進入學術圈五年左右，三十五歲到四十歲，達到顛峰。像愛因斯坦，二十六歲，取得博士學位同年，就發明「狹義相對論」。

台灣在新進教師最需養份與協助的階段，只給壓力、吝給資源，扼殺年輕學者的學術生命力。

面對不夠健全的升等制度及付之闕如的支持體系，不由讓人擔心，成千上萬的學術工蟻如何正常教學、研究？如何把追求真理的熱情交給下一代？又如何能在十年後代表台灣展現國際級競爭力？

本文出自 2005/3/1 天下雜誌 318 期 封面故事：迷失台大 高教悲歌

天下雜誌在即將出版的 2005 年 03 月 01 日第 318 期探討高等教育問題
在封面故事中共有五篇專文報導了現今高等教育之怪現象
許多評述更是一針見血

迷失台大 高教悲歌

<http://www.cw.com.tw/Files/article/frontend/sub.asp?key=2957>

兩萬名教授長工的故事

<http://www.cw.com.tw/Files/article/frontend/sub.asp?key=2958>

從人文薈萃到市場至上

<http://www.cw.com.tw/Files/article/frontend/sub.asp?key=2959>

大學失去理想 也與現實脫節

<http://www.cw.com.tw/Files/article/frontend/sub.asp?key=2960>

重金拚「卓越」？

<http://www.cw.com.tw/Files/article/frontend/sub.asp?key=2961>